

达摩破相论

渝州华岩寺沙门释宗镜 校刻

论曰：“若复有人志求佛道者，当修何法最为省要？”

答曰：“唯观心一法，总摄诸法，最为省要。”

问曰：“何一法能摄诸法？”

答曰：“心者万法之根本，一切诸法唯心所生；若能了心，则万法俱备；

犹如大树，所有枝条及诸花果，皆悉依根。栽树者，存根而始生枝；伐树者，去根而必死。若了心修道，则少力而易成；不了心而修，费功而无益。故知一切善恶皆由自心。心外别求，终无是处。”

问曰：“云何观心称之为为了？”

答曰：“菩萨摩訶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了四大五阴本空无我，了

见自心起用，有二种差别。云何为二？一者净心，二者染心。此二种心法，亦自然本来俱有；虽假缘合，互相因待。净心恒乐善因，染心常思恶业。若不受所染，则称之为圣，遂能远离诸苦，证涅槃乐。若堕染心，造业受其缠覆，则名之为凡，沉沦三界，受种种苦。何以故？

由彼染心，障真如体故。《十地经》云：『众生身中有金刚佛性，犹如日轮，体明圆满，广大无边；只为五阴重云所覆，如瓶内灯光，不能显现。』又《涅槃经》云：『一切众生悉有佛性，无

明覆故，不得解脱。』佛性者，即觉性也。但自觉觉他，觉知明了，则名解脱。故知一切诸善，以觉为根；因其觉根，遂能显现诸功德树。涅槃之果德，因此而成。如是观心，可名为了。”

问曰：“上说真如佛性，一切功德，因觉为根，未审无明之心，以何为根？”

答曰：“无明之心，虽有八万四千烦恼情欲及恒河沙众恶，皆因三毒以为根本。其三毒者，贪嗔痴是也。此三毒心，自能具足一切诸恶。犹如大树，根虽是一，所生枝叶其数无边。彼三毒根，一一根中，生诸恶业百千万亿，倍过于前，不可为喻。如是三毒心，于本体中，应现六根，亦名六贼，即六识也。由此六识，出入诸根，贪着万境，能成恶业，障真如体，故名六贼。

一切众生，由此三毒六贼，惑乱身心，沉没生死，轮回六趣，受诸苦恼；犹如江河，因小泉源，洎流不绝，乃能弥漫，波涛万里。若复有人断其本源，即众流皆息。求解脱者，能转三毒为三聚净戒，转六贼为六波罗蜜，自然永离一切诸苦。”

问曰：“六趣三界广大无边，若唯观心，何由免无穷之苦？”

答曰：“三界业报，唯心所生，本若无心，于三界中，即出三界。其三界者，即三毒也；贪为欲界，嗔为色界，痴为无色界，故名三界。由此三毒，造业轻重，受报不同，分归六处，故名六趣。”

问曰：“云何轻重分之为六？”

答曰：“众生不了正因，迷心修善，未免三界，生三轻趣。云何三轻趣？”

所谓迷修十善，妄求快乐，未免贪界，生于天趣；迷持五戒，妄起爱憎，未免嗔界，生于人趣；迷执有为，信邪求福，未免痴界，生阿修罗趣。如是三类，名三轻趣。云何三重趣？

所谓纵三毒心，唯造恶业，堕三重趣。若贪业重者，堕恶鬼趣；嗔业重者，堕地狱趣；痴业重者，堕畜生趣。如是三重，通前三轻，遂成六趣。故知一切苦业由自心生，但能摄心，离诸邪恶，三界六趣轮回之苦，自然消灭，即得解脱。”

问曰：“如佛所说，我于三大阿僧祇劫，无量勤苦，方成佛道。云何今说，唯只观心，制三毒，即名解脱？”

答曰：“佛所说言，无虚妄也。阿僧祇劫者，即三毒心也；胡言阿僧祇，汉名不可数。此三毒心，于中有恒河沙恶念，于一一念中，皆为一劫；如是恒河沙不可数也，故言三大阿僧祇。

真如之性，既被三毒之所覆盖，若不超彼三大恒河沙毒恶之心，云何名为解脱？今若能转贪嗔痴等三毒心为三解脱，是则名为得度三大阿僧祇劫。末世众生愚痴钝根，不解如来三大阿僧祇秘密之说，遂言成佛尘劫未期，岂不疑误行人退菩提道。”

问曰：“菩萨摩訶萨由持三聚净戒，行六波罗蜜，方成佛道；今令学者唯只观心，不修戒行，云何成佛？”

答曰：“三聚净戒者，即制三毒心也。制三毒，成无量善聚。聚者，会也；无量善法普会于心，故名三聚净戒。六波罗蜜者，即净六根也。胡名波罗蜜，汉名达彼岸；以六根清静，不染六尘，即是度烦恼河，至菩提岸，故名六波罗蜜。”

问曰：“如经所说，三聚净戒者，誓断一切恶，誓修一切善，誓度一切众生。今者唯言制三毒心，岂不文义有乖也？”

答曰：“佛所说是真实语。菩萨摩訶萨，于过去因中修行时，为对三毒，发三誓愿：誓断一切恶，故常持戒，对于贪毒；誓修一切善，故常习定，对于嗔毒；誓度一切众生，故常修慧，对于痴毒。由持如是戒、定、慧等三种净法，故能超彼三毒成佛道也。诸恶消灭，名为断。以能持三聚净戒，则诸善具足，名之为修。以能断恶修善，则万行成就，自他俱利，普济群生，故名解脱。则知所修戒行不离于心，若自心清静，则一切佛土皆悉清静。故经云：『心垢则众生垢，心净则众生净；欲得佛土，当净其心，随其心净，则佛土净也。』三聚净戒自然成就。”

问曰：“如经所说，六波罗蜜者，亦名六度，所谓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。今言六根清静，名波罗蜜者，何为通会？又六度者，其义如何？”

答曰：“欲修六度，当净六根，先降六贼。能舍眼贼，离诸色境，名为布施；能禁耳贼，于彼声尘，不令纵逸，名为持戒；能伏鼻贼，

等诸香臭，自在调柔，名为忍辱；能制口贼，不贪诸味，赞咏讲说，名为精进；能降身贼，于诸触欲，湛然不动，名为禅定；能调意贼，不顺无明，常修觉慧，名为智慧。六度者，运也；六波罗蜜喻若船筏，能运众生，达于彼岸，故名六度。”

问曰：“经云：『释迦如来，为菩萨时，曾饮三斗六升乳糜，方成佛道。』

先因饮乳，后证佛果，岂唯观心得解脱也？”

答曰：“成佛如此，言无虚妄也；必因食乳，然使成佛。言食乳者，有二种，佛所食者，非是世间不净之乳，乃是真如清净法乳也。三斗者，三聚净戒；六升者，六波罗蜜。成佛道时，由食如是清净法乳，方证佛果。若言如来食于世间和合不净牛膾腥乳，岂不谤误之甚乎！真如者，自是金刚不坏无漏法身，永离世间一切诸苦，岂需如是不净之乳，以充饥渴！

如经所说，其牛不在高原，不在下湿，不食谷麦糠麸，不与牝牛同群，其牛身作紫磨金色。言此牛者，毘卢舍那佛也。以大慈悲，怜愍一切，故于清净法体中，出如是三聚净戒六波罗蜜微妙法乳，养育一切求解脱者。如是真净之牛，清净之乳，非但如来饮之成道，一切众生若能饮者，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

问曰：“经中所说，佛令众生修造伽蓝，铸写形像，烧香散花燃灯，昼夜六时遶塔行道，持斋礼拜，种种功德皆成佛道。若唯观心，

总摄诸行，说如是事，应虚空也。”

答曰：“佛所说经，有无量方便，以一切众生钝根狭劣，不悟甚深之义，所以假有为喻无为。若复不修内行，唯只外求，希望获福，无有是处。言伽蓝者，西国梵语，此土翻为清净地也。若永除三毒，常净六根，身心湛然，内外清净，是名修伽蓝。

铸写形像者，即是一切众生求佛道也，所为修诸觉行，彷彿如来真容妙相，岂遣铸写金铜之所作也？是故求解脱者，以身为炉，以法为火，以智慧为巧匠，三聚净戒、六波罗蜜以为模样，镕炼身中真如佛性，遍入一切戒律模中，如教奉行，一无漏缺，自然成就真容之像。所谓究竟常住微妙色身，非是有为败坏之法。

若人求道，不解如是铸写真容，凭何辄言功德？烧香者，亦非世间有相之香，乃是无为正法之香也，熏诸臭秽无明恶业，悉令消灭。其正法香者，有其五种：一者戒香，所谓能断诸恶，能修诸善。二者定香，所谓深信大乘，心无退转。三者慧香，所谓常于身心，内自观察。四者解脱香，所谓能断一切无明结缚。五者解脱知见香，所谓观照常明，通达无碍。如是五种香，名为最上之香，世间无比。

佛在世日，令诸弟子以智慧火，烧如是无价珍香，供养十方诸佛。今时众生不解如来真实之义，唯将外火烧世间沉檀熏陆质

碍之香，希望福报，云何可得？散花者，义亦如是。所谓常说『正法』诸功德花，饶益有情，散沾一切，于真如性，普施庄严。此功德花，佛所赞叹，究竟常住，无凋落期。若复有人散如是花，获福无量。

若言如来令众生剪截缯彩，伤损草木，以为散花，无有是处。所以者何？持净戒者，于诸天地森罗万象，不令触犯；误犯者，犹获大罪，况复今者故毁净戒，伤损万物求于福报，欲益反损，岂有是乎？

又长明灯者，即正觉心也，以觉明了，喻之为灯。是故一切求解脱者，以身为灯台，心为灯炷，增诸戒行，以为添油，智慧明达，喻如灯火。当燃如是真正觉灯，照破一切无明痴暗，能以此法，转相开示，即是一灯燃百千灯，以灯续燃，燃灯无尽，故号长明。过去有佛，名曰然灯，义亦如是。

愚痴众生，不会如来方便之说，专行虚妄，执着有为，遂燃世间酥油之灯，以照空室，乃称依教，岂不谬乎！所以者何？佛放眉间一毫相光，上能照万八千世界，岂假如是酥油之灯，以为利益。审察斯理，应不然乎！

又六时行道者，所谓六根之中，于一切时，常行佛道，修诸觉行，调伏六根，长时不舍，名为六时行道。遶塔行道者，塔是身心也，当令觉慧巡遶身心，念念不停，名为遶塔。过去诸圣，

皆行此道，得至涅槃。今时世人，不会此理，曾不内行，唯执外求，将质碍身，遶世间塔，日夜走骤，徒自疲劳，而于真性，一无利益。

又持斋者，当须会意，不达斯理，徒尔虚功。斋者齐也，所谓斋正身心，不令散乱。持者护也，所谓于诸戒行，如法护持。必须外禁六情，内制三毒，勤觉察，净身心。了如是义，名为持斋。

又持斋者，食有五种：一者法喜食，所谓依持正法，欢喜奉行。二者禅悦食，所谓内外澄寂，身心悦乐。三者念食，所谓常念诸佛，心口相应。四者愿食，所谓行住坐卧，常求善愿。五者解脱食，所谓心常清净，不染俗尘。此五种食，名为斋食。若复有人，不食如是五种净食，自言持斋，无有是处。唯断于无明之食，若辄触者，名为破斋。若有破，云何获福？世有迷人，不悟斯理，身心放逸，诸恶皆为，贪欲恣情，不生惭愧，唯断外食，自为持斋，必无是事。

又礼拜者，当如是法也，必须理体内明，事随权变，理有行藏，会如是义，乃名依法。夫礼者敬也，拜者伏也，所谓恭敬真性，屈伏无明，名为礼拜。若能恶情永灭，善念恒存，虽不现相，名为礼拜。其相即法相也。

世尊欲令世俗表谦下心，亦为礼拜，故须屈伏外身，示内恭敬。

举外明内，性相相应。若复不行理法，唯执外求，内则放纵嗔痴，常为恶业，外即空劳身相，诈现威仪，无惭于圣，徒诳于凡，不免轮回，岂成功德！”

问曰：“如《温室经》说：『洗浴众僧，获福无量。』此则凭于事法，功德始成，若为观心可相应否？”

答曰：“洗浴众僧者，非世间有为事也。世尊尝为诸弟子说《温室经》，欲令受持洗浴之法。故假世事比喻真宗，隐说七事供养功德。其事有七，云何为七？一者净水，二者燃火，三者澡豆，四者杨枝，五者净灰，六者苏膏，七者内衣。

举此七事，喻于七法。一切众生由此七法，沐浴庄严，能除三毒心无明垢秽。其七法者：一者谓净戒洗荡愆非，犹如净水濯诸尘垢；二者智慧观察内外，犹如燃火能温净水；三者分别简弃诸恶，犹如澡豆能净垢腻；四者真实断诸妄想，如嚼杨枝能净口气；五者正信决定无疑，犹如净灰摩身能辟诸风；六者柔和忍辱，犹如苏膏通润皮肤；七者谓惭愧悔诸恶业，犹如内衣遮丑形体。如上七法是经中秘密之义，皆是如来当尔为诸大乘利根者说，非为少智下劣凡夫，所以今人无能解悟。

其温室者，即身是也。所以燃智慧火，温净戒汤，沐浴身中真如佛性，受持七法，以自庄严。当尔比丘聪明上智，皆悟圣意，如说修行，功德成就，俱登圣果。今时众生莫测其事，将世间

水，洗质碍身，自谓依经，岂非误也。且真如佛性，非是凡形烦恼尘垢，本来无相，岂可将质碍水洗无为身？事不相应，云何悟道？

若欲身得净者，当观此身，本因贪欲不净所生，臭秽骈阗，内外充满。若洗此身求于净者，犹如洗塹，塹尽方净。以此验之，明知洗外身非佛说也。”

问曰：“如经说言，至心念佛，必得往生西方净土。以此一门即应成佛，何假观心求于解脱？”

答曰：“夫念佛者，当须正念，了义为正，不了义为邪。正念必得往生，邪念云何达彼？佛者觉也，所谓觉察身心，勿令起恶；念者忆也，所谓忆持戒行，不忘精进勤行，了如是义，名为念。故知念在于心，不在于言。因筌求鱼，得鱼忘筌；因言求意，得意忘言。既称念佛之名，须知念佛之道。若心无实，口诵空名，三毒内臻，人我填臆，将无明心不见佛，徒尔费功。

且如诵之与念，义理悬殊，在口曰诵，在心曰念。故知念从心起，名为觉行之门；诵在口中，即是音声之相。执相求理，终无是处。故知过去诸圣所修，皆非外说，唯只推心。即心是众善之源，即心为万德之王。涅槃常乐，由息心生。三界轮回，亦从心起。心是出世之门户，心是解脱之关津。知门户者，岂虑难成？知关津者，何忧不达？

窃见今时浅识，唯知事相为功，广费财宝，多伤水陆，妄营像塔，虚役人夫，积木迭泥，图青画绿，倾心尽力，损己迷它；未解惭愧，何曾觉悟！见有为则勤勤爱着，说无相则兀兀如迷。且贪现世之小慈，岂觉当来之大苦？”

此之修学，徒自疲劳，背正归邪，谎言获福。但能摄心内照，觉观外明，绝三毒永使销亡，闭六贼不令侵扰，自然恒河沙功德，种种庄严，无数法门，一一成就。超凡证圣，目击非遥。悟在须臾，何烦皓首？真门幽秘，宁可具陈？略述观心，详其少分，而说偈言：

我本求心心自持，求心不得待心知。

佛性不从心外得，心生便是罪生时。

我本求心不求佛，了知三界空无物。

若欲求佛但求心，只这心心心是佛。